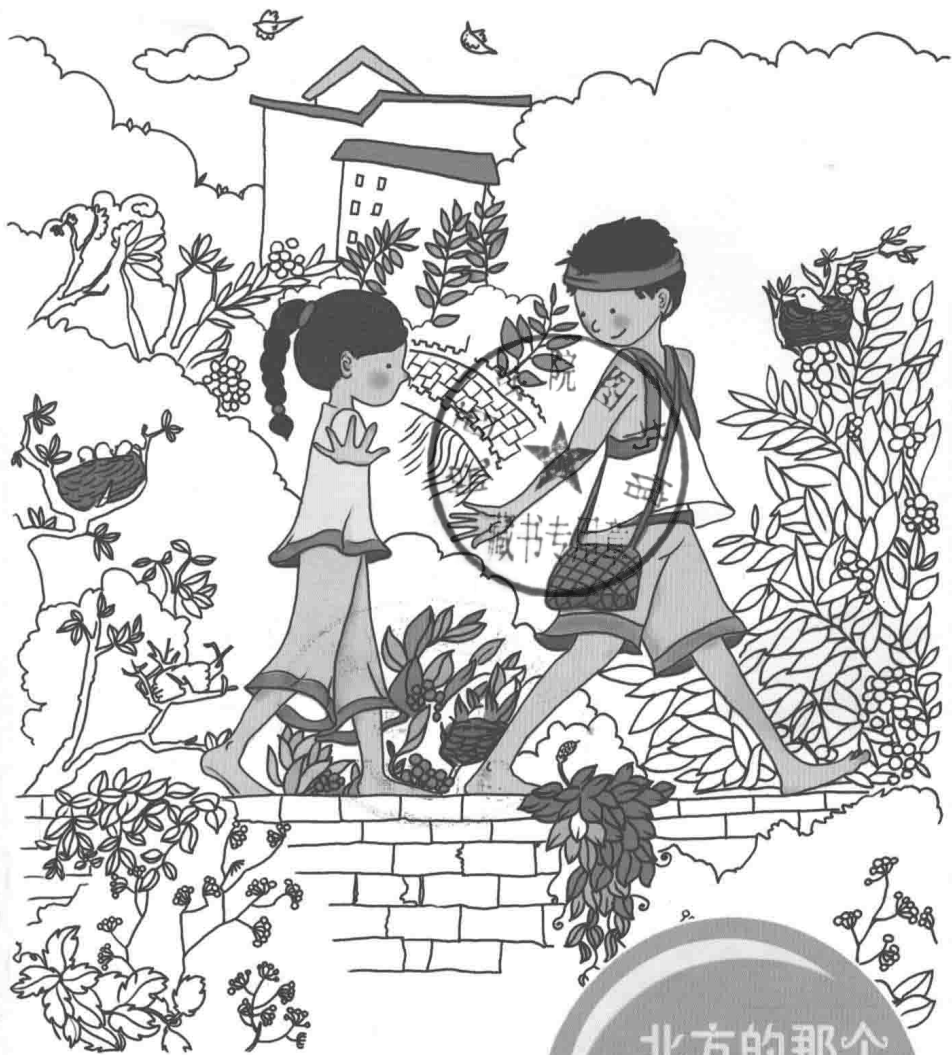




王勇英 成长小说系列

北方的那个
少年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王勇英 成长小说系列

北方的那个
少年 著

· 广州 ·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方的那个少年/王勇英著.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12. 6
(王勇英成长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405 - 5269 - 5

I. ①北…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9804 号

出版人: 孙泽军
责任编辑: 翁容 李粒子
特邀编辑: 王凯波
封面设计: 瑞凌工作室
责任技编: 王建慧

北方的那个少年

Beifang De Na Ge Shaonian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32
印 张: 6
字 数: 165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 - 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 020 - 83792970



爷爷的丑木鱼 / 1
战火几时息 / 10
家有老爸 / 17
大象罗内 / 26
老故事 / 33
老城墙 / 48
北方的那个少年 / 63

周耳的朋友 / 68
野蛮丫头遇到准淑女 / 87
后来,才知道 / 100
竞选 / 112
客家女孩 / 123
刀疤男 / 129
鸟趣 / 144
遇到四个菲律宾男孩 / 150
玻利卡对我说——“再见,小妹” / 157
我来自德国——一位德国少年 / 164
我的美国朋友——里卡 / 175



爷爷的丑木鱼

爷爷从乡下来。

他带来一只竹片箱子，用一把老式的大铜锁紧紧锁着。爷爷进屋以后还紧紧抱住竹箱子，又老又粗的手掌贴着竹箱子轻柔地摸了又摸，口里喃喃地说着：“木鱼木鱼，我们到了……”

岳乐对这个乡下爷爷有着很重的陌生感。不过那只竹箱子却带给岳乐一股强烈的吸引力。

爷爷的竹箱子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呢？岳乐很想看看。当他的手指触到竹箱子那粗硬的竹条片时，爷爷突然喝了一声：“别碰它。”岳乐猛地一慌，手指被竹条片刮了一下，立即见血，灼灼的热痛。

“你不能碰它。”爷爷几乎是吼起来警告他。

岳乐惊恐地看着面前这个瞪着小眼满脸愠怒的老头，感觉他是那么的可怕。

过后爸爸悄悄跟他说爷爷人老了，脾气古怪。

岳乐还是想知道爷爷的竹箱子里到底装着什么神秘的东西。妈妈也怀疑是传家之宝，比如玉镯，金碗之类的东西。爸爸说爷爷没有什么宝贝，箱子里装的顶多就是几件衣服。

岳乐深信，爷爷的箱子里一定有宝贝，但不是妈妈所说的那种宝贝。噢，对了，是木鱼，他听到爷爷说过木鱼这个名字。

爷爷的箱子里装着一条鱼，竹箱子能装水？不能。难道那条未曾谋面的木鱼不需要水？岳乐满脑子都是离奇古怪的猜想。

岳乐在门口守候了半天，终于等到机会。爷爷从他的大裤腰头上摘下一条扭成奇怪圈圈的铁丝，只轻轻往大铜锁里鼓捣一下，“啪”的一声就神奇地把铜锁打开了。竹箱子的盖盖被爷爷轻轻抬起来了，岳乐踮起了脚伸长了脖子使劲往箱子里张望，但什么都没看着。他恨不得眼珠子能飞过去跳进箱子里看个够。爷爷的手缓缓地伸进箱子里，像哄孩子一样说：“木鱼，来，我抱抱抱



……抱抱……”

爷爷会把一条什么样的鱼抱出来？

结果岳乐看到爷爷从箱子里抱出来的只是一块油腻乌黑的木板。就这样一块木板而已吗？岳乐仍然不死心，冲破对爷爷的恐惧心理不顾一切地扑到箱子前，发现箱子里面空无一物。这块破木板竟然就是爷爷的宝贝！

此时，岳乐彻底相信爷爷是一个有病的老头。

“好丑的木板。”岳乐转身出门的时候不满地咕噜一声。

“它有名字，木鱼。”爷爷的吼声如雷般追上来，停留在岳乐的耳朵边轰然炸响。

爷爷的听力好得让岳乐吃惊，难以想象他那双已经老得艰难站立的耳朵竟然能从风中捕捉到那么细微的咕噜声。岳乐飞快地闪身逃开，但心里仍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就是块丑陋的木板，哪是什么鱼呀。

爷爷爱极了他的丑木鱼，吃饭带着，上洗手间带着，甚至洗澡也要带着，形影不离。但是岳乐和爸爸妈妈谁都没把这丑木鱼当回事。

爸爸带爷爷去医院做全身体检，爷爷把丑木鱼锁在竹箱子里，那根细细长长的铁丝锁匙别在裤腰带上。岳

乐的好奇心又再次冒起，钻进爷爷的屋子，跳到床上把捂在被子里的竹箱子拉出来。他一定要再看看箱子里面的那块丑木板，看看它到底暗藏何种威力能让爷爷对它那么痴迷。

铜锁紧锁住箱盖的开口。

不过，岳乐有办法绕过它，用刀片在竹箱的底部挖了一个洞，伸手进去摸索，除了那块木板鱼之外再也摸不到什么东西。岳乐不满足于手感，想看个究竟，把洞口扒大一点，看看，不太清楚，再扒大一点。当岳乐可以把整块木鱼拿出来时才发现，整个竹箱子的底部都已经被扒开了。“唉，你太老了，不经扒，才这几下子身子骨就垮了。”岳乐拍拍这只被他扒毁的竹箱子，丝毫没有内疚之意，觉得应该怪它自己质量不好。

岳乐把木板鱼翻来覆去看了又看，除了几道裂纹和缝隙里的一些尘埃之外没发现有任何奇妙之处。“真没劲。”岳乐不满地咕嘟起来，“害得我浪费大把的时间和谋略。”

电话骤响，妈妈正在打扫房间，让岳乐帮接一下。是邻居伙伴打来的，约他去打球。岳乐顺手把木鱼也带出去，之后觉得带着它是累赘，随手扔掉。

下午，当岳乐回到家时，发现气氛不对劲。爸爸妈



妈在客厅里互相凶凶地盯着看对方。爷爷抱着那只被岳乐弄坏的竹箱子坐在地板上，满脸老泪，目光痴呆。

“你把你爷爷的木鱼弄到哪里去了？”爸爸用尽力气朝他吼起来。

“……”岳乐猛地愣了一下，惊恐地看着爸爸，觉得他发火的样子和爷爷很像。

“我接电话的时候，好像放在这……”岳乐凭着记忆，指指沙发前的地板。

“你为什么要把爷爷的竹箱子挖烂了？”爸爸的手挥起来想在他身上找个可以落下的地方，却一下子难以找到，所以就这样僵举着，脸上的五官却已经被怒火烧得变形。

“不就是一块破木板吗？丢了就丢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妈妈给爸爸摔了一个黑脸，扭头进厨房做晚饭。

“不是破木板。它有名字的，叫木鱼。”爷爷的吼声突然惊天动地地滚出来。所有人都会被镇住了。

爸爸想想也觉得老爷子为了这么一块破木板闹这么大的情绪是过分了，想想人老了脾气像孩子，过一两天也许就好了，于是也不想多理。岳乐边喝可乐边看电视。

爷爷突然像幽灵一样脚步无声地在屋里飘来飘去，然后就飘出了门。岳乐吓得心头发毛，可乐跌落在地上，

好久才回过神来，对屋里的爸爸妈妈说：“爷爷像羽毛一样飘出去了……”

爸爸妈妈几乎是同时夺门而出，去追爷爷，但是，爷爷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找到天黑，只好无奈地回来，然后又再次出去寻找。

深夜时分，爸爸妈妈终于把爷爷带回来了，他们是在街头的一条臭水沟找到他的，浑身已经湿透。

爷爷不吃不喝，抱住竹箱子，呼唤他的丑木鱼：“木鱼喂，木鱼……”苍老的声音如哭如泣，很是揪心。

爷爷病倒了，被送去医院。医生嘱咐尽量多给他吃好的，日子不多了。

“唉，七八十岁的老人最忌摔跤，不少老人就是以摔跤作为人生结束的句号……”爸爸跟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饱浸着眼泪，“本来想把他老人家接到城里来好好孝敬的，没想到却是这样。”

大堂哥和大伯火速从乡下赶来把爷爷接回去，按乡下老家的风俗，人老不能客死他乡，否则死后灵魂进不了祖宗的厅堂，享受不到子孙的香火，要成为无所归宿的野鬼。

岳乐很害怕大伯，他的目光凶凶的，一直盯着他看。而且凶凶的目光还不停地追踪他。岳乐从他的眼神中可

以感觉得到那是大伯对他的责备。

“是你把爷爷给气死的……”最终岳乐还是逃不过大伯严厉的责骂。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好像是过重了，压得岳乐几乎挺不起胸。

“怎么是我气死他的？”岳乐委屈得眼泪直流。

这个时候，大人们都忙着处理把爷爷送回乡下的事，根本就没有谁去在乎他的心情。岳乐闷闷的在阳台上发呆。

大堂哥比大伯温和些。他到岳乐身边站了一会，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还小，我们不会怪你的，爷爷也不会怪你的……”

听大堂哥这话，似乎也是认同大伯的意思。

“那不就是一块丑陋的木板吗？我弄丢了再找另一块给他不就行了？爷爷真是的，非得那么拗……自己跑出去找掉到水沟里……”岳乐还是觉得自己不能承担那么重的责任。

大堂哥沉默了一下告诉岳乐，他也是不久前才从村里一些老人的谈话中知道那块木板的事，它并非平常的木板，那是一条有生命的鱼，是爷爷的爸爸也就是他们的祖爷爷给他做的。祖爷爷是个木匠，常常走村串寨的

给别人做床做柜，挣点小钱养家糊口。家里穷，祖爷爷没有钱给他的孩子买玩具，就用木板给他的孩子削一条木鱼。爷爷是祖爷爷最小的孩子，木鱼从前面几个哥哥姐姐手中玩过传下来给他。爷爷五岁的那年冬天，祖爷爷病故。他临终前把抱着木鱼的爷爷叫到床前，说他不知道自己会死这么早，否则会多做几条木鱼留给孙子们当玩具，现在没有机会了，叮嘱爷爷把木鱼保护好，留给以后出生的儿儿孙孙们玩。从那时起，爷爷就把木鱼当珍宝一样爱着。当爷爷的哥哥姐姐们结婚成家有孩子出生之后，他很激动，把祖爷爷做的木鱼拿出来给他们玩，但是那些孩子们全都不喜欢玩那条破旧油腻的木鱼。爷爷后来自己也成家，有了孩子，可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不喜欢玩这块丑陋的木头。再后来，爷爷的孙子们也不喜欢玩这条破木鱼。家族里没有谁再注意破木鱼，除了爷爷。他默默地把木鱼珍藏起来，因为那是他这一辈子中自己父亲给他的唯一的玩具。也许在爷爷的心里，木鱼已经不是一个玩具，而是在天长日久中转化成对自己父亲的一种怀念。大堂哥说着突然眼圈发红，他说小时候爷爷给丑木鱼他玩，他嫌难看还扔进灶堂里去差点被火烧掉。

“我也嫌难看……”岳乐小声对大堂哥说，“我不应

该不尊重爷爷的爸爸送给他的礼物……”

岳乐说完头也不回地冲出家门。

傍晚时分，岳乐把丑木鱼带回来了。他在一个卖牛杂的小摊子上找到的，被摊主拿来垫锅脚。木鱼身上有好几处被火灼伤的疤痕。

“爷爷……我把木鱼找回来了。”岳乐把丑木鱼放到爷爷的怀中，第一次对自己家的人说出这三个字，“对不起。”

昏沉状态中的爷爷在他的手触及到丑木鱼的瞬间便精神硬朗，如一豆将熄的灯火突然间燃得很旺。

“呵呵……”爷爷的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声音。岳乐判断那是喜极所至的哭声，因为他发现爷爷的眼眶满盈泪水。

就在这一刻，岳乐的心猛地一震。爷爷对自己父亲留下来的丑木鱼情有多深就是他对自己父亲的爱有多深！此刻，他感觉到和爷爷之前的陌生感迅速消失，袭涌心头的是一股灼热的热流，那是潜流在血液中的浓浓亲情。

岳乐在爷爷的面前蹲下来，握住他手中的丑木鱼，轻轻说：“爷爷，你可以把木鱼送给我吗？我很喜欢它，我会比你更爱它……”

爷爷皱巴巴的脸像晒干的萝卜泡水之后慢慢饱满舒展开来，这是一个老人最绽放的笑容。

岳乐从爷爷的手中接过丑木鱼，紧紧地捂在胸前。



战火几时息

自我会说话会走路起，便能与二哥吵架了，每天一起床便吵到晚上睡觉。妈妈常当着我们的面对别人叹气：“怎么生了两个小冤家，大的小的都一样嗓音尖利，都是天生吵架的料。每天哭骂声，摔盆踢桶的声音不断，闹得鸡犬不安人心不宁。”二哥比我大三岁，多吃了三年米饭油盐，长得比我高大结实，拳头硬些，可我在强敌面前硬是不服输，刚学会讲话那时便会反击他：“有什么了不起，谁怕谁？”

二哥虽与我同在一所中学，可他从来不屑来找我，平时与他的哥们大摇大摆横行校园，偶尔见到我时也是形同陌路。直到有一天我奉妈妈指令送冬衣到他宿舍时，同去的伙伴萍儿与他的室友才惊知我们原是兄妹，不得



不佩服我们平时隐藏得如此之深。二哥原来是冷冷的，但见到萍儿后，这小子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对我热情百倍，假惺惺地嘘寒问暖，又送我些学习资料，关照几句能感人落泪的话，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萍儿回来后一个劲地对我其他的室友称赞我二哥好，反过来指责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百口难辩，二哥因此有一段时间成了我们宿舍受欢迎的贵宾。他来时带些零食来给我们甜嘴，我也吃人嘴软不揭他的短处。他会说话，常常逗得宿友们乐颠颠的。他数学顶尖，给我们讲题时精心细致，让室友们佩服。可我知道这小子是为了我们“室花”萍儿的缘故，因而每周六都乐颠颠地从高中部往我们初中部钻。来多了便引起班主任注意，他提醒我们防止“糖衣炮弹”，有些大男孩欺负小女孩单纯无知而引诱行骗云云，说得我们心无杂尘、单纯如水的女孩个个把我二哥当成穿着人衣的“狼”来对付。在这紧急关头我也站在伙伴们这边与他作对，坚决划清界线。好几次他“窜”过来被班主任逮住了我也不挺身而出相救，而是来个“大义灭亲”的壮举。

假日回家后，二哥一顿抱怨，说他无什么歹意，只想交个朋友。我严词反驳：“交朋友找男孩子去，别来骗我们。”“我是你哥，你还不了解？”“就是太了解了我才

叫伙伴们提防。据我十几年来与你作战失败的经验总结，我与室友们要么团结起来建成统一战线一致对付你，要么便是躲避。你别到我们那里去了，要是你来了，迎接你的是无情的猎枪。”二哥苦笑了，然后问我：“你同学都好久没来我们家玩了噢。”“是呀，个个来之前都问你在不在家，如果在，谁也不敢来。说你‘笑起来迷死人；沉默时冻死人；说话时乐死人；不看人时又把人当陌路人’。个个说摸不透你，看你表面挺好，骨子里也许坏透了，与自己小妹还有十五年战斗历史。”二哥翻白眼无话可说，他对着镜子猛照，说他自己还不知他拥有这么独特而又复杂的气质。冷不丁地他问我：“你觉得你哥帅不帅？我学习又好，为啥萍儿不喜欢我？”我一听这话直打冷战，连连说：“婉转些，别太露骨了，我汗毛都立正了，臭美什么？天天见，你长得啥样我心里还没数？而且别对我讲这种话，我们老师最反对我们谈论男生五官搭配如何了，认为那是思想的‘毒菌’，你别把这些毒菌传给我，我告诉妈去。”妈刚好推门进来，看到二哥在镜子前扭来扭去地照，便说开了：“别自以为自己长得不错，考不上大学我剥你的皮！哪有你这种男孩子，那么爱照镜子，每天得荒废多少时间。”妈走了以后，我冲二哥一笑，幸灾乐祸的。他一甩头发埋头看书。我敲敲桌